

余事

周 振 鹤 著

若 觉

周振鹤随笔集



中 华 书 局

余事

周振鹤著

若觉

周振鹤随笔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事若觉/周振鹤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3
ISBN 978 - 7 - 101 - 08505 - 1

I. 余… II. 周…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9542 号

书 名	余事若觉
著 者	周振鹤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¼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505 - 1
定 价	20.00 元

序

中华书局四年以前约稿于我，希望能出一册随笔集。但是我是一个慢手，又处在一大堆“正事”的挤压下，产出很少。当时所积累的一些篇什，被另一个出版社很客气地一古脑儿出成不薄的一册。于是这个账就一直欠到今年，很惭愧。与前几本随笔集一样，这一册也是“杂碎”（这是我最喜欢的北方小吃之一，每次晋京必到隆福寺吃它一碗），不成体系，其中关于语言方面的尤其零碎。那原是应一个专栏而写的，但后来觉得没有时间继续下去，就戛然而止了。

回想起过往这几十年里我所做的事，大致可分为“正事”和“余事”两类，且得分两概来说。我参加过两次高考，正好相隔二十年。头一次高考是1958年，非常“古早”——我老家之一的厦门话，太古遥远年代的意思。那一年生人现在都已年过半百，在报纸社会新闻栏里已不时被称为老汉或老嫗。考上的专业是采矿，既非我的志愿，亦非按考分排座次得来，而是根据出身成份而定。这以后二十年我的正事就是学习五年采矿工程的功课，实践十五年采矿助理工程师的工作。我的余事则是读各种各样的杂书，最主要是历史类，其次是语言类。第二次高考是1978年，也已去今多时（那一年

生人，据说在与 80 后、90 后比较的过程中有的已经觉得自己“臻入老境”），乃是以余事的水准报考研究生，并且按照自己的志愿录取到历史地理学专业，映射出二十年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以后三十来年的正事，就是头五年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课程学习，以及后面近三十年的历史地理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余事则是将前二十年没有范围没有章法的读书继续下去，并且开始将自己关于历史学、文化语言学、中外文化关系史、近代新闻史等方面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或写成专书与文章，或写成篇幅不长的所谓学术随笔。后者已经结集的有三种，本书是第四种。以数年光阴得此，实不多也。

检点三十年来的“著述”，正事余事似已不分轩輊，在作为科研成果的专著或论文集里其实也多有余事掺入其中。不过这本随笔集，倒还是余事为多。只有第一篇是正事，为纪念吾师季龙先生而写的文字，但也是随笔性质，至若学术性的纪念，应该是正式的学术论文的任务，不是一篇短短的随笔所能包容的。其他还有两篇原是学生著作的序言，因为表达了一些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观点，也放在这里。总之，用老话来讲，只不过是敝帚自珍，以及中华的好意，所以才拿来“现世”——这个词在厦门话上海话里均是“丢丑”的意思。

《列子》载杨朱之语曰：“五帝之事，若觉若梦。”本书所收“余事”自非梦呓，但也谈不上是觉悟之言，“若觉”而已。写不出什么正式的序，就以上面这些话作为这本小书的引言吧。

目次

CONTENTS

序 /1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 /1

2010 年阅读记录片断 /7

阿美利加、纽约库、阿塔库 /10

“脱亚入欧”的虚与实

——对日本前近代社会的断想 /14

求真存实还是经世致用

——《中华文史论丛》与我 /25

司马迁排行榜 /34

“百世可知”与“未必尽同”

——孔子的历史观 /42

历史细部与现场

——韩国汉籍史料价值略说 /47

历史学是科学吗？

——读《剑桥科学史》第七卷 /60

历史资料的出口转内销 /69

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73

家谱与文化地理研究 /91

有光荣也要有梦想

——对郑和航海六百年纪念的反思 /101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序 /106

推进中外关系史系列档案的公刊

——读《中美往来照会集》有感 /114

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关系的探索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122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

——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128

二十世纪考据文章的代表性总结

——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	/136
《中国来信》：一本特别的译著	/144
存史是地方志最重要的功能	
——读《晋江市志》	/149
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近代文献述略	/156
Englishes 之一例	/185
从方言认同、民族语言认同到共通语认同	/192
皇帝属鸡，不准倒提	/207
标识与系鞋带	/209
“几何”不是 Geo- 的音译	/212
《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简介	
——兼及其与《澳译》之关系	/215
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合+众国？	/221
学堂新学校旧	/225
江南江北江东江西	/228

说“潘” /231

“冥诞”“冥寿”何以不用？ /234

肉是菜，菜不是肉 /237

“者”字的古代读音 /240

将错就错的西洋地名翻译 /243

皇家与王朝 /246

汉语用字的地域差异 /249

方言进入通语 /252

因读音变异而制造的新字 /255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

一个人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老师，但要到研究生阶段，指导老师才是专一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授业师。我的授业师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古人有名有字，名是让父母呼唤的，字是让他人称呼的。礼崩乐坏之后，字不见了，大家直呼其名。不过师母在世时称老师都是“季龙，季龙”，古意犹存。而老师与夏鼐先生在七八十年代通信时虽已互称同志，但“同志”前面仍以作铭、季龙相呼，绝不称名。如今既然风俗丕变，我们也应该从俗入流，至于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必深究了。1978年以前我与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并不知道谭其骧先生是谁，纯粹因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误打误撞而入谭门。头一次见老师是在龙华医院，那是老师中风以后，正在康复之中，只能在医院对我们进行入学面

试。最后与老师告别亦在医院里，1992年8月28日子夜在华东医院。首尾一十五年，耳提面命，一切犹历历在目。今年适逢老师百年冥诞，许多往事涌上心头，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文革后头几届研究生的教学因承大乱之后，并无一定之规，不像今天严格规定要上几门专业课，几门专业基础课，而基本上全凭导师个人的指导。我记得季龙师给我们几个人正式上过一些课，但并不算多，其余时间主要是与我们讨论闲谈，在不经意中教给我们学问之道。即使正式上课也非常专门，决不从ABC讲起。记得有一次借辞书出版社一个地方给我们讲《水经注》，一开始就讲“江水注”中的江、沱部分。这个课我印象极深，因为从此领悟了读书之道。不久后我自己在读《水经注》时，就发现其中“浊漳水注”里有部分文字错简，前人都没有注意到，以至杨守敬的《水经注图》也错画了。而更重要的是这样读书让我明白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

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几年当中，其骧师对我们始终都以讨论对象相待，或者说，将我们当成会者来教，使我们的专业水平提高得很明显。他也不为我们预设硕士与博士论文题目，全凭我们的兴趣自行选择。影响到我们以后自己带研究生，也决不事先将他们的论文纳入自己的科研项目中，而是让他们有自由的选择的空间。除非他们没有特别的思路，才给他们提出适当的建议。老

师将我们当成研究的同伴是有历史渊源的。因为他自己读书时就曾与他的老师顾颉刚先生平等地讨论两汉州制的问题，得到顾先生的鼓励。那次讨论显示了其骧师在这个论题上有超越他老师之处，说明了“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超越他的水平，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道。其骧师于我而言是一世之师，而不是一时之师。是我的授业师，也是我的得法师。有的老师只领你入门，有的老师则伴随你的一生。

学问之道十分专门，有些题目研究难度之高只能是冷暖自知，能够师生相得已是不易，至于要为行外所完全理解，恐怕不是较难的事。大家都知道谭先生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但并不一定了解地图上一条线、一个点的确定是经过怎样的艰辛。严格说来，其骧师并没有专著，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外，他的专门著述就是《长水集》及其续编，这是谭先生一生论文的结集。如果没有编纂历史地图集这个工作，谭先生个人的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加丰富，但依我想来也未必会有许多专著行世。因为谭师的写作方式与别人不同，能用简单的文章说明的问题，决不将其拉为长篇，能用文章说明的问题也不一定要用专著的形式来发表。他在担任《历史地理》辑刊主编时，在所审阅的稿件上经常会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大段话？”由于编纂历史地图集耗去他

大部分的精力，以至他还有许多想要写的东西没有写出来，甚至在老师最擅胜场的疆域政区方面，他都没有时间留下一部书稿，长使后人扼腕叹息。好在去世的前一年，他终于拨冗写出了四万多字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图说，才稍稍弥补了这一遗憾。他真正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集体事业。其实在历史地理之外，老师还有许多真知灼见来不及发表，譬如在民族史方面。因此我总在想，真正有学问的人正是带着一肚子学问离开的，而不是将墨水全倒光了而靠空谈度日的。

1980年，其骧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即今院士），我向他表示祝贺，不料他却出人意料地说，“中科院学部委员旧浙大的人多，所以认识我的人也多。”言下之意是认识我的人多，投我的票的人也多，我才成了学部委员。这话给我极深的震动，这是真正有学术底气的学者才说得出的话，而不止是一般的谦虚之语。同时也教育我，无论什么时候，对比起无涯的学术来，都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切勿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除了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以外，老师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所做的研究可以说是侧重于技术史学方面，也就是以坚实的考证来建立自己的论点。在诠释史学方面他也做了极其重要的工作，其中尤以如何定义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最为重要，现在依然是学术界界定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的指导性原则。但是对于空头的理论，谭师却是不以为然。有一次在他家里，因为说到什么事，提及理论修养，他拱了拱手，显然是敬谢不敏。这个场面我记忆犹新，尤其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文博系的一位先生。

求真存实一直是老师做学问的基本原则，即使是维护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也必须建立在学术求真的基础上。讲真话不但是做人也是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可能过去不大被重视，甚至不被重视，以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历史不妨迁就一点。老师求真存实的治史与不惧压力的态度是我们一生最好的榜样。

老师认为自己不能诗，不善书法。所以几乎不做诗，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我知天命之年，却主动提出要为我写一幅字，并征询我愿意写什么内容，让我喜出望外。我因为喜欢辛弃疾，就跟老师说，辛词我很爱读，但一般可能都欣赏他的雄浑豪迈的字句，我则钟情于“我见青山多妩媚”，我刚念到这里，老师就接着背下去：“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于是师生相对而笑，至今我还深深记得这个场景。老师是很重师生感情的。有一次我的文章里写了谭其骧教授这样的称呼，他看到了就马上纠正我说，我们有这个（即师生，但他没用师生这个词）关系，所以你不要用教授这个称呼。这句话让我感动至深，这是师视生犹子，则生视师当如何，做学生的自己心里真应该清楚。

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近二十年了，我也早就忝为人师，但这两天来，我一直在想，比起我的老师来，我们差了什么呢？学识？气概？还是情操？

2010 年阅读记录片断

新伟兄来信询今年读了哪些有意思的书，竟一时语塞。书是读了一些，但若按要求只举两本书，则不知写哪两本好。我是一个愚钝的人，对新思潮、新理论、新方法一类书虽然心向往之，但看得并不多，或者就直白地说，我每年总是看旧书多过于看新书。但旧书也不全然旧，往往很热衷于看旧书或旧文献之中的新。其中一类是新出土的文献，另一类是从未印行或从未有人注意的旧文献。目的只有一个，冀其补充传世史料之不足。前一类先不讲，只举后一类，今年就读了两种颇有意思的书。第一种是《澳门番语杂字全本》。说实在，这本书读的不是真书，只是电子版。因为原书存于德国国家图书馆。这本书是存世的唯一一本中葡混合语的语汇书，而且还只是半本残书，但却珍贵无比——这

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语言接触是语言发展史上的常事，十六世纪中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就在澳门及其附近形成了一种中葡混合语，这种语言至今没有学术定称，或称土生葡语，或称洋泾浜葡语，或称澳门葡语，而由此书可知当时民间称做澳门番语。葡萄牙的势力后来衰落，而英国人兴起，于是红毛番话，即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渐次流行，澳门番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今天仍可看到世界上有些图书馆存有《红毛番话》一类书，而长久以来却不知世间尚有《澳门番语》的刻本。虽然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还见过广东佛山刊印的《澳门番语杂字全套》一书，但喜欢语言接触史研究的人，却百觅不得其踪影。一直到上一世纪末，才知道德国藏有一本（不过是广州印的），但当时因故没有看成。今年因了该馆的大度，拍照成像电传给我，于是得以止十数年之痒，其快岂是浮一大白可比。

第二本书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炉之《订顽日程》。版本页上写的是九月出版，其实才上市。因为看了预告，催出版社一出厂就送来，得以先睹为快。先得声明，此书琐碎短钉，绝无可读性。但却值得一看，因为是少见的长达 200 万字的流水账。作者杨葆光是晚清道咸同光宣时候的人（恰死于清帝退位之 1912 年，已及见民国之肇始），官只做到知县，却有一点书画方面的名气。他有记日记的毅力，从同治六年一直记到光绪廿七年。日